



菲莎文艺 第97期

总顾问： 痖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刘明孚 靖莲英 杨柳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段莉洁  
 责任编辑： 杨柳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加拿大大华笔会

## “拼命三郎” 冯湘湘

文 / 白舒荣

见到冯湘湘本人，那是2000年11月7日。距离现在才几个月，一眨眼，却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历史。

透明湛蓝的天空，白云游弋丝丝缕缕团团片片。午后我和昆明的一些朋友，也是“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颁奖活动的组织者和东道主们，到昆明机场迎接获奖作家和特邀嘉宾。盘龙房地产公司特别派出江岸社区幼儿园的一群小朋友，过节似的盛装打扮，手持鲜花，天真烂漫笑迎远方客人。

这天由香港转机的来宾，有美国的赵淑敏、谭焕璞、唐培君，台湾的黄春明伉俪、吴梦樵母女、田新彬、加拿大的冯湘湘、菲律宾的吴新钿伉俪、庄子明、许东晓伉俪等一行五人，新西兰的林爽，总共有十多位，不约而同全集中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342航班，15点35分到达。盼来的绝大多数是老友，迎来的是久仰大名的新朋，我真的很高兴。

从《四海》到《世界华文文学》，主持这个一脉相承的杂志十多年，要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名言有了一些切身的感受。

飞机准时落地，等了一会儿，十女五男呼啦啦花红柳绿箱箱笼笼出来一大片。他们有些人在香港候机时已经联络上，有的是下了飞

机，甚至出站后才见到的面，越洋跨海飞来，为了同一个活动在中国著名的春城骤然相逢，笑逐颜开呼朋唤友握手寒暄……

我特别在鲜花和人群中寻找到冯湘湘。

她的《西域天魔》这次获奖了。

近几年我和她打交道比较频繁，其文其声都已认识，见面却是第一次。

长发披肩，飘飘夏裙，无后跟露趾凉鞋，一脸书卷气，一小件行李——瘦瘦弱弱一个广东小女生。

我接触过的海外女作家们，出门在外多是大箱小包，不怕沉重不嫌麻烦带足了武装自己的一应物品。从头到脚。一来生活习惯使然，二来到发展中的中国大陆格外担心带少了不方便。

这次的来者也不例外。冯湘湘的携带物简单得令我惊讶。哪像来自万里之外的加拿大！

昆明的气候人称“四季如春”，其实是气温垂直几近“一天四季”：太阳洋溢着笑脸，突然风翩然翻飞，蓝天阴郁，泪眼婆娑；我每天裹着里里外外好几层，以便减减增增应付天气的喜怒无常。

她显得很疲倦，脸色不好。说是因为在长途飞机上写作，到香港后不得休息，接着候机转机又是好几个小时，而且离开多伦多前日夜



兼程赶写稿件；超负荷运转加上这些反反复复的疲劳时差颠倒，使本就疲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

在乍相逢的喜悦中，就有一些朋友特别叮嘱她要关心自己。

我握住她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湘湘，你比照片年轻”，不过照片比她本人似乎强壮得多。

女性爱读武侠小说的不少，写武侠小说的却凤毛麟角，为此她在香港获大奖的《剑侠悲情》特别让我感兴趣。

展读之下，故事曲折好看，文采风流空灵，有吸引力。那是1997年底。

适值我负责编的《四海——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杂志1998年顺应华文文学的发展，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也由双月刊变作月刊，正想找一篇好看的小说连载。《剑侠悲情》逢其时而应选。

刊载之后，不少人追读求购或索要杂志，便决定将她新出炉热乎乎的续篇《西域天魔》分两期刊载完。



《西域天魔》开场热烈，充满生活气息和浪漫想象。历史文化氛围比较激烈，显然作者读了不少书。故事仍在爱恨情仇中发展，只是作品的结构似乎不如《剑侠悲情》匀称。把我的看法坦然相告，她不以为忤，认真给我回了信。诉说了她的创作思路：“黄河，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写一个活跃于黄河边的古戏班的故事，一直是我的梦想，很可惜我在《西域天魔》所写的鳞爪却差强人意。至于小甜(书中人物)，我原先的构想《情侠风流》是准备写四卷的，第四卷名为《风雨红楼》，小甜其实没有自杀，同情她的紫衣侍女救了她，把她偷偷放走。天魔教彻底失败后因受挫折心理极度不平衡的小甜取而代之，成为威震武林的女魔头，专杀男人及掀起江湖连场腥风血雨……但我暂时不写了，反正天魔教一败涂地，主要人物有所交代，正好做个结束。因我是以电视连续剧的方程式写此小说，开头极尽煽情，高潮迭起，死的人多后，中间是会有一个舒缓的过程，近尾段再激化矛盾，连场冲突，故第二段尾部较单薄……毕竟是第一次写武侠长篇，经验不足，而且因应用种种古代知识及多样文化，酒、茶、民间百戏、风土人情、古代语言、诗词歌赋行院武艺市井生活医卜星相佛道百家等，简直须做‘杂家’才成。我只得边写边钻研看大量古籍做笔记及消化，故写得慢慢，

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有几次还写得哭了起来。幸亏朋友们多方鼓励打气，尤其贵刊给予大力支持，令我感激不尽。更应感谢阁下良言。冀能再求突破，续创新高潮。”（1998年9月18日）

这段自白，说明她对创作武侠小说的追求：可读性、文化性和文学性，为此她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努力，令我十分感佩。

湘湘热衷武侠小说创作的激情，可以说有点不逢时。

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的图书市场热烈滚烫了十几年，到九十年代后期，已经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且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等大师雄霸武林，另外的英雄好汉，无论是“正宗”还是“邪派”，再想从大量读者那里赢来喝彩声，十分困难。

对此她很清醒，却不减执著。

在2000年5月6日，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和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文学讲座上，她说：“武侠小说热潮下降，已经到了非变不可关头，以文学笔法写武侠，可拓之境极广极宽，也可在‘神雕侠侣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的闷局中，走出一条较高层次的新路向来。本人近年来在武侠小说领域作了不少尝试，例如把场景搬到日本，专写东瀛江户时代的奇侠故事。又或借文学笔法以新编形式去写古代故事，如《梁祝侠侣》，都是希望武侠不死，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向来。”

对于武侠小说的寿命，她有信心。

有一种断言：一百几十年之后，不少名家大师也许都已湮没，但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一定仍然长存。她服膺这个观点，所以力追“作出突破，不是随便写写就可以的”。

《情侠风流》的第三部是《月落乌啼》，她写得更辛苦，对自己要求更高。对写完的稿子，常常是“大修修改或重写”，“既要好看，又要顾及文学层次、境界等”，追求“慢工出细活”。

《月落乌啼》在第一二部的基础上，“重现东瀛江户时代民情风情、妓院、武士道、浪人生涯等”，形象地展示了中日文化的传承影响和差异，为其作品注入了新的内涵。

湘湘是文坛多面手，一面统帅远古武林，一面拥抱现实人间，散文、报道、专栏、爱情小说、推理小说……皆无不涉猎；但近年用心最深，用功最多，苦心经营的却是武侠小说。她永不言倦，一部接一部，在写《情侠风流》三部曲的同时，撰写了《绿杨山庄传奇》和《东瀛奇侠传》，以及另一些长短的武侠小说。同时还从事一些研究，对武侠小说的起源、特色、吸引读者的主要因素，以及金庸等大师的魅力和迷人之处的所在，武侠小说和爱情小说、历史小说的同异，为什么武侠小说能写回肠荡气的爱情，但推理小说不能写打打杀杀、快意恩仇的武侠？为什么武侠小说不能当真正的历史去解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她有独自见解和探索。在武侠小说作家中，她对日本荣获“直木文学奖”的柴田炼三郎特别推崇，认为金庸、古龙多少受他一些影响。

我请她推荐好销的作品，她立刻不远万里不惜巨额邮费将自己珍藏的柴田炼三郎的作品寄给了我。

她在信中说：“随稿寄上柴田及方娥真书共四本。在图书馆发现‘满庭芳’出版的《宫本武藏》，因是盗版，没序及后记也没作者介绍等，仅署名吉川英治著，翻开内容，和柴田（我寄你的这套上下册）一模一样，故又去函台湾问号称‘武林百科全书’的朋友。得知吉川另写

过《宫本武藏》，但《决斗者宫本武藏》肯定柴田写无疑。吉川写的我未能找到参考。”

因为版权等原因，我辜负了她的好意，原书寄还。但每想到重重包裹寄自加拿大的珍本柴氏大作，每看到她为订正柴田的书目与台湾朋友往来信函，我都会心头一热。

在云南，朋友们戏称湘湘为“冯大侠”。不过她的身体却“大侠”不起来，常头晕卧病、甚至还打过点滴，一些游览活动无力参加。

她似乎常在和病魔较量中写作。1998年我们通信较多，常见这样的字句：“我这两天生病了，因天气炎热吹多了冷气受凉及写稿过劳之故，发烧头痛，写完此信已没力气写稿，看来要休息一两天再战江湖了。”“今天以特快专递送上《月落乌啼》之稿两章（约需三天送达）。仍有结尾部分未完成，如非因病就早写好了。（耽误了个多星期，幸已痊愈。）今已尽快修订之（约有多万字）将尽快寄上。”

湘湘的办事认真，给我印象深刻的还很多。比如她每发一封传真，为保证我能看到，随后必然寄来原件。我希望她推荐别的作家的作品，她便把自己珍藏的特别喜爱的孤本书无私借用。传真和寄书信，都是她老公的事。她很骄傲地告诉我，老公不但愿意“养”她这位“坐家”（作家），还乐于为她当“杂役”，为了回报老公，她写得更勤。我很感动，为她，也为她的老公。

这样的作家，对她和她的作品我不敢也不能怠慢。

湘湘写作得勤奋忘我，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

昆明的颁奖活动结束后，获奖作者和来宾及当地一些作家组成访问团，到广南地区作文学之旅。因为这个壮族和彝族的聚居的地区，临近越南，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得比较晚，经济还比较落后。所以主办者戏称这次行程是“文学苦旅”。



长途颠簸，生活条件较差，她和其他作家一样毫不计较，陶醉在广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主人的热情好客和优美的山光水色中。只是在别人休息和游乐，或她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参加一些活动时，她都不忘抓紧时间写作。看到有些当地作家不参加活动却用大好时光打麻将，她很惋惜。

广南文学之旅全程结束回到昆明，多数人忙着购物凯旋，她躲到一位朋友家赶写报道赶写专栏，深夜还找著名作家邓友梅征求他对自己作品的意见。

对于她来说，写作就是生命就是一切。

身体越发的弱，她越发地写，成狂成癡成癖。在钦羨之外，又甚为她担心，所以每与她说话，只嘱咐注意健康，特意不谈创作。但她除创作对其他话题都提不起兴趣。

也许会有人认为，作为女性，这样的拼命哪有幸福可言。但湘湘认为自己很幸福，因为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

世界著名宗教活动家、日本创价学会荣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说：“在没有任何劳苦的像一张白纸的状态中，是决不可能有幸福的。归根结底，在严峻的现实中，在自己真正付出全部努力而坚持生活的每一瞬间，从生命的深层涌现出的欢喜和充实感，我认为这才是幸福的实质。”（《人生箴言》）

无疑，湘湘是幸福的！



#### 作者简介

**白舒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文综》副总编，世华文文学联盟副秘书长，出版著作九部。



# 优雅的舞蹈家 吴振红

文 / 刘慧心

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上，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成为一个优雅之人？以前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家居里夫人、作家林徽因、电影明星奥黛丽·赫本称得上是优雅善良女性，她们身上具备高贵的气质，为人类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我常常在想，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能否遇到一位优雅的女性？移民之初，我大哥拿出一封信，让我交给他年轻时在北京舞蹈学院的同事和好朋友吴祖捷，并告诉我，吴氏夫妇已经移民加拿大多年了。到了温哥华我才知道，吴祖捷是 Goh 芭蕾舞学院的创始人。他的太太张令仪也是舞蹈家，他们的独生女儿吴振红是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的第一位华裔首席女演员，真可谓是一个芭蕾之家。从此，我与吴祖捷一家结缘，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年都受邀请，观赏 Goh 芭蕾的舞剧。说起他们的女儿，吴祖捷夫妇充满自豪、如数家珍。

出生于北京的吴振红八岁就随父母来到了加拿大，她自幼受到耳濡目染，体内似乎流着艺术的血液，充盈着艺术的细胞，让她对芭蕾舞产生了喜爱。然而，作为父亲的吴祖捷深知学习芭蕾舞的艰辛，他并不希望女儿成为芭蕾舞演员，只培养她学学钢琴，唱唱歌，上好正规的小学。



可是小振红一放学就跑到 Goh 芭蕾舞学院跟在大家后面学芭蕾舞，但父亲并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关注。直到小振红 11 岁时，她问父亲：“为什么你在课堂上不多注意我一点？我也非常刻苦努力啊！”她主动向父亲提出学习芭蕾的要求。吴祖捷看到女儿对芭蕾的热爱和执着，只好同意。从此便开始了对女儿的严格训练，尽可能地将她内在的潜力激发出来。吴祖捷不仅如伯乐一般帮助女儿成为芭蕾舞演员，也谆谆教导她凡事要尽全力，不得有丝毫的马虎，千万不要在光环和掌声中迷失自己。

吴振红像是为芭蕾而生，对芭蕾充满好奇，充满热爱。一跳起舞蹈，她的眼睛就熠熠发光。上天赋予她姣好的外貌，硕大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雪白的肌肤、苗条的身躯，简直就是一个欧洲古典美女。她对芭蕾舞的悟性十分高，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一种优雅，那是一种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创造美的纯净，美的极致。她十几岁就赢得了瑞



士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的大奖以及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 Genee 国际芭蕾舞比赛银奖。

吴振红高中毕业后就被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招入旗下，24 岁成为该团的首席舞者。20 年间，她扮演了不少大型芭蕾舞剧的女主角，除了天鹅、公主、睡美人、朱丽叶等这些典型的角色，她还扮演过蝴蝶夫人等专门为她量身打造的角色。外表纤细、谈吐温文尔雅的吴振红内心却十分的坚毅，性格刚强，不肯认输。有一年，芭蕾舞团要排演“吉赛尔”，但并没有选吴振红为女主角。倍感失落她去问艺术总监，这才知道他们担心她戏剧功底不深。因为吉赛尔在文学、表演、芭蕾技巧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怕她担当不了这个角色。吴振红表示，给自己一点时间，她可以承担起这个角色。她在短短的几十天内钻研古典文学，苦练戏剧，让自己完全掌握了吉赛尔这个经典人物的内涵。



最后，吉赛尔成为她在芭蕾舞台上的代表作。通过成功扮演吉赛尔，她对古典芭蕾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她自豪地说：“完成了吉赛尔，我从一个演员成长为艺术家。”

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苏珊·沃克曾这样评价吴振红：“作为一个舞蹈家，她纤细的身躯下隐藏着强大的力量和高度。作为一个表演者，她对悲剧角色的诠释是深刻的。”

2010 年，吴振红华丽转身，成为 Goh 芭蕾舞学院及加拿大青年芭蕾舞团的总监，而每年圣诞节上演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是西方的传统。吴振红认为，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胡桃夹子》，所以地为温哥华打造了她专属的《胡桃夹子》。而 Goh 芭蕾青年舞蹈团是这个剧目的主力。多年来，Goh 芭蕾舞学院已经培养出了上万名学生，其中包括很多国际一流的芭蕾表演者。卓越的艺术成就为吴振红带来了许多荣誉，她获奖无数，先后荣获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钻禧奖以及加拿大公民的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

如今，她已继承父业，成为温哥华 Goh 芭蕾舞学院的院长。近几年，各大媒体都蜂拥而至采访吴振红，想不到这位芭蕾舞者口才一流，应对自如。去年中国央视来温专访她，吴振红说：“舞蹈本身就是给人一种力量，要求一个比一个美”。“艺术就是要感染别人，是为了带给观众更美的感受”。她的这番话令我想起舒曼的名言：“让我们来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吴振红从 11 岁到现在的几十年，就是在用芭蕾舞出人生的华章，为人们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也许她就是要我要寻找的那个优雅的女性。

## 作者简介



**刘慧心**，出身于书香家庭，自幼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1980 年出版电影文学剧本《萧红》，之后相继出版《落红萧萧》《名人风采》等六部文学作品，编书 40 余种。移民加拿大曾任职《明报》《星岛日报》，2013 年散文《华人之光》荣获中国央视“全球侨胞中国梦”特等奖。其个人移民故事荣获加拿大新时代电视“艺术风采奖”。现任加拿大三维艺术协会会长。





一代名将之后，著名华裔作家、知名美国教授、热诚的昆曲推广者，这些响当当的头衔就是海内外华人眼中的白先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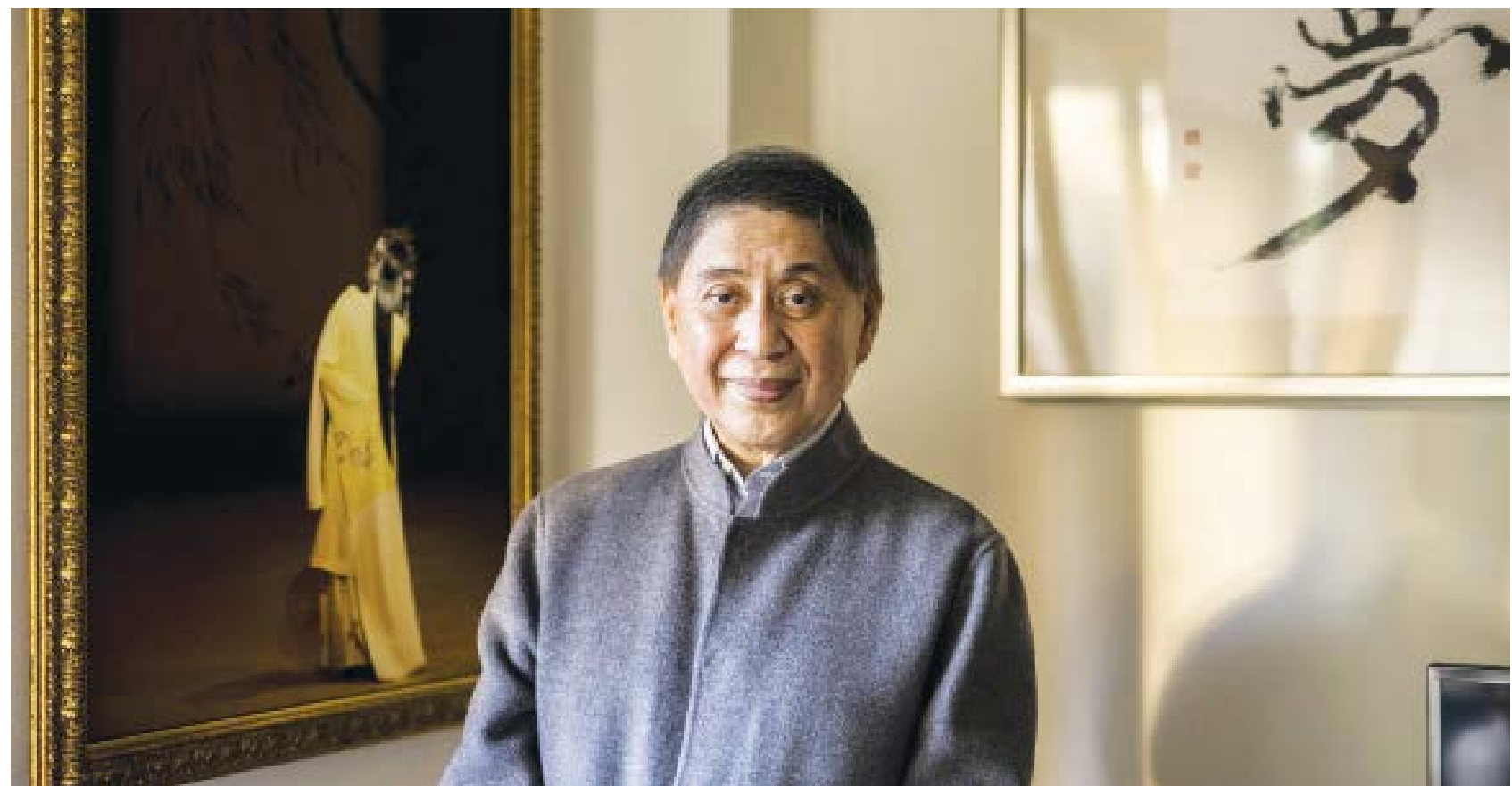
作为中华民国北伐功臣、抗日名将白崇禧将军的儿子，白先勇继承了从父亲血液中遗传来的责任和担当，用笔做“武器”，悉心耕耘几十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翘楚；他笔下的金大班、玉卿嫂、尹雪艳等人物，成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标志性人物；而他最近十几年狂热推广、呕心沥血制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则为他赢得了“传统戏曲传教士”的美名。坐在笔者面前的白先勇，是一个温和、儒雅的学者。他笑容满面地回答笔者的提问，为我们娓娓道来一个笼罩在将军之光环下，踏实、勤奋、努力的普通追梦人生。

虽然出身名门，少年时期的白先勇并不敢有骄娇二气。母亲马佩璋虽然出自官宦之家，但她是个不一般的女流之辈，她在大大非问题上深明大义，在相夫教子时安守本份，在维护丈夫儿女家庭时勇敢果断，这些贤良淑德的品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白先勇，其影响力一点儿也不亚于当将军的父亲白崇禧。白先勇介绍说：“我母亲和我父亲一结婚就开始北伐。我的外祖父在清朝做官，母亲生长于官宦之家，本来在家里面闺中做小姐，后来一结婚了就上战场，也把她磨炼得成了一个称职的军人之妻。在多次逃难中，母亲带着白、马两家老老少

少几十口人，总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我打心眼儿佩服母亲的这种勇敢。”平常的生活中，母亲的个性也非常豁达、非常开朗，是很拿得起、放得下的一个人。母亲的这些品质也深受父亲的敬重，并且“由敬生畏”，让父亲在家中很听母亲的话。不仅如此，母亲还是一个生性幽默的人，就是后来父亲在台湾被冷藏，受冷待的那些日子里，母亲也总能让父亲笑口常开，一扫心头郁闷，这使得父亲对母亲的依赖和爱恋又增添了几分。父母的相敬如宾让白先勇感觉他们既是患难夫妻，更是知心爱人。“爱人就是知己。”这也是白先勇对爱人的诠释。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白先勇的父亲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习，他最怕自己的子女变成纨绔子弟，不知道用功念书。在前线打仗时的空隙也常打电话回家，十个孩子中从老大开始逐个询问，直到老么，而孩子们在父亲心中的地位是按照成绩单来排列的。五十年代后期在台湾生活时，父亲下野成了一介平民，教育子女成才、督促子女学习成为他新的“用武之地”。

本来以为自己从小成熟、独立，不太会受父母影响的白先勇感慨说，“以为自己不会受父母影响，但现在想想，其实受到父母的影响很大的，两个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父亲那种对国家、民族的奉献



与信仰，那种坚定性对我影响最大。他做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会坚持到底，不怕任何困难。这对我后来排除万难推广昆曲有很大帮助，这十年中克服各种障碍往前走的勇气，大概就源于父亲血液里那种广西人的蛮劲吧。”

六十年代初，白先勇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到美国求学。父亲心中虽然不舍，但不会干涉和阻拦孩子的追求。白先勇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回顾这段29年的教学经历，白先勇坦言“喜欢教学，却不喜欢当教授。”他说：“我喜欢与年轻人打成一片，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也充满活力。我特别喜欢教书，对学生也都很好。教书29年，也是桃李满天下了。但我不喜欢当教授，不愿意摆个架子给人看。”但相比作家和教授这两个不同的身份，白先勇更青睐于当个作家，“我认为文学写作最能深刻地描写人性、人情、人生，是其他艺术不能替代的。而文学也是我最高的人生追求，是我安身立命之所，也是我心灵的寄托。”

1987年，是白先勇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38年来第一次返回家园故土。这次在复旦大学一个月的讲学活动，令他对以为陌生的故土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和眷恋之情。在临离开上海的前两天，上海方面的主人请他去看上海昆剧团表演的全场昆曲《长生殿》，两位杰出的昆曲艺术家蔡正仁和华文漪出演剧中的唐玄宗和杨玉环。蔡正仁是当时的昆剧团团长，也是昆曲“唐明皇”的最佳扮演者，素有“小俞振飞”之美名，华文漪则师从朱传茗、俞振飞、言慧珠等名师，被观众冠以“小梅兰芳”美誉。这两位昆曲大师的表演，真的演绎出《长生殿》中“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的美妙幻境，台下观看的白先勇忍不住“跳起来鼓掌称赞。”他一方面感慨于昆曲表演艺术的美轮美奂，另一方面感慨于经历文革磨难后，昆曲艺术得以凤凰涅

磐，浴火重生。心里便下定了以后要保护、推广昆曲艺术做什么事情的决心。那一场演出，好似又连接上了白先勇儿时与昆曲接下的缘分；那一个晚上，他“起心动念”：一定要为这个最优秀、最优美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于是有了从2003年开始的十数年不悔的弘扬昆曲艺术的追求，于是有了两岸艺人完美结合创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于是有了世界各地巡演200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壮举，从北美、欧洲到希腊，从上海、武汉、兰州、西安到桂林，第200场演出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这个结果无疑给了白先勇最大的荣誉和奖赏——昆曲表演艺术有市场，昆曲的传承后继有人。

深感时间不够用的白先勇，在为未来的工作履历写计划时，写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而总想着再为父亲和台湾人民尽点责任的想法也挥之不去，时时在他的脑海萦回，就是他要为“父亲与台湾的‘228事件’”做些访问和研究。正如他放不下父亲在民国历史中的那些是非非一样，台湾的‘228事件’中，他的父亲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受命于国民党政府，花费了16天时间处理“228事件”，期间的是非恩怨，也是莫衷一是。为此，白先勇决定站出来，去找寻当年“228事件”的幸存者，尽力还原事件的真实，尽力凭良知、良心给历史、给父亲、给台湾人民一个交待。



#### 作者简介

**靖莲英**，计算机软件工程师。1996年移民加拿大，曾任加拿大温哥华《星岛日报》《加拿大都市报》记者与编辑。发表反映华裔新移民生活的深度报道二百余篇，诗歌作品散见于报刊与网络平台。近年来专注于翻译美国女诗人Emily Dickinson的诗歌作品二十余首。现为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都市报网络诗刊《菲莎流觞》副主编，高度月刊《菲莎文萃》副主编。